

一个人的故事

种春风的父亲

○王秋珍

父亲是个固执的人。一直以来,父亲做事有他自己的逻辑,脑瓜子顽固得像溪底的大石块,任水怎么冲刷,都兀自不动。

小时候,我经常跟着父亲去菜地。父亲种土豆就像解数学题,一步一步,不敢有丝毫马虎。地要一锄头一锄头地深锄,草要一株一株地铲除。土豆下坑后,他还会用手把泥土瓣松软,轻轻覆盖在上面。

这样的节奏,我自然是不屑的。这个时节,很多人家在种土豆,但他们不用花父亲一半的时间。你看人家,根本不锄草,有的直接用除草剂,有的用塑料薄膜覆盖在整垄田地上。一眼看去,土地白花花的一片。只需过上一段时间,浅绿色的土豆叶子就会冒出来,宛如一个个绿色的纽扣系在白亮亮的衣服上。

往事如昨

放风筝

○董柏云

也是风筝,也是春天,却是完全不同的两样情怀。

春天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,我怀念着古城绍兴的北海畈、北海池,也回忆起我50多年前的童年。那时我才八九岁,放风筝是孩儿们的一种玩法。

那时,放风筝不时兴到街上买现成的,而大多是自己动手制作的。从家里取几截细竹子,削成薄片,扎成一个三四十厘米见方的“王”字,然后用桃花纸糊在风筝的骨架上,形似“瓦片”。再在风筝的顶端和中央拴上三根短短的线儿,风筝的下端再扎上用稻草结成的一条长长尾巴。

下午放学回家,我操起装青草用的斗篮,以割兔草为由,与邻家小孩一起到城西的北海畈放风筝。

放风筝也有技巧,最要紧的是选好风向。放飞时,一般需助跑几步,以使气流将风筝托起来。遇到风大的日子,只需风筝抖开去,手一伸一抻线儿,风筝便左一摆、右一摆地飞将起来。我会把线头捆着一根树枝插在地上,这风筝就那么轻轻地抖动着,微微地摇摆着,在晚霞中飘荡。平坦、广阔的田野,黄绿相间,油菜花盛开,油绿的麦苗使劲拔节抽穗。坐在田塍上,空气中弥漫着芬芳的气息,仰望天际,风筝摇曳不停。

在部队,我也有过放飞风筝的经历,不同的是,那不是在玩,而是作为一项军训课目。上世纪70年代初,部队驻守在东海前沿的一个小岛上。班里有对空射击的训练项目。我们因陋就简,用风筝当成为动的靶子。那风筝不像孩提时玩的那种“小瓦片”,而是制作成足有门板那样大。我们用塑料薄膜覆盖在风筝骨架上。放飞风筝的线是用几根细尼龙线合成的。在海岛放飞这样大的风筝根本用不着助跑,我们几个战士登上山头,海风很快将风筝托起,飞向高高的蓝天,远远的海面。

近日,徜徉稽山公园,到处洋溢着春的气息,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手牵线儿,在大人的帮扶下放着风筝。于是环城河边又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:浩阔的天空里,那各式的风筝,在微风中忽上忽下,左右摇摆,煞是好看。我默默地仰望天空,早年心头留下的那一幅幅画面,像电影镜头似的叠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幅画面。

生活在别处

那天,父亲又在菜地忙活,田邻居李婶走过,冲着父亲喊:“你这方法落伍了!老要拔草,不嫌烦啊。”父亲很认真地说:“土地就是用来伺候的。”

我很不满意父亲的回答,咕哝道:“就你力气多,时间多。”父亲直起身,说:“人往大处看,鸟往高处飞。如果你只盯着眼前的利益,就会把事情办砸了。没有一块土地,喜欢塑料、除草剂这类东西。”

我不以为然。收获的时节翩然而至。父亲的脸上也像他伺候的土地一样舒展着枝叶。父亲种的土豆,一个个圆滚滚的,匀称,饱满。李婶家的土豆却像一个个疙瘩,长得奇形怪状的。一团团泥土嵌在凹陷的缝里,李婶用手指一边抠一边说:“土地也会欺负人。”

父亲种的丝瓜,从初夏到深秋,怎么也吃不完;父亲种的辣椒,一串一串,就像红红火火的日子;父亲种的芦笋,是全村的唯一。李婶、王伯、周叔他们都羡慕父亲种出了粗粗壮壮的芦笋,向父亲要了苗去。奇怪,就是没有一家能种活。很多人为此纳闷,觉得父亲生就一双神奇的手。我,自然是其中的一个。

父亲种的土豆产量高,家人吃不完,父亲总是会送一些给村里的老人。我难得回到乡村,老人们见到我,总是热情得像开水一样咕咕冒泡。“你爸很能干,他种的菜,特别好吃。”听着这样的赞美,我的脸上咕噜噜地开出花来。

原来,我固执的父亲如此值得我骄傲。

父亲种的丝瓜,从初夏到深秋,怎么也吃不完;父亲种的辣椒,一串一串,就像红红火火的日子;父亲种的芦